

生經

第五

二百八十八
定五

49633



元祿九年丙子二月日重修

皇圖聖固 帝階綴昌

佛日增輝 懋輪常轉

山城州天安寺法金剛院置



生經卷第五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佛說梵志經第四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尔時世尊晨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次第求食即時轉行到梵志

舍時彼梵志遙見世尊威神巍巍諸根寂定其心湛靜降伏諸根無復衰入如日之昇出

于山崗如月盛滿衆星獨明如帝釋宮處於初利如梵天王在諸梵中而高山上而大積雪現於四遠如樹華茂其心澹泊如水之清三十二相莊嚴其身八十種好遍布其體威

神光光不可稱限覩之如日即從座起與眷屬俱前行奉迎稽首佛足請坐別牀佛便就座時梵志梵志婦心懷踊躍若干種食香潔之饌手自斟酌供養無極飯食畢訖舉鉢洗手更取界椀聽佛說經於時世尊即爲梵志及妻子僕從下使講說經道開解其心分別其義諸佛之法隨其本源而演分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應病與藥尋而心解苦習盡道於時梵志妻子僕從下使即於上逮四聖諦取要言之則天眼歸佛法衆奉受五戒於是梵志即從坐起稽首佛足白世尊曰大聖弘恩得現利義今日所獲度於衆

患皆是如來至真等正覺之所救濟。由如大
雲同於虛空普雨天下。多所潤澤。世尊如是
常以大哀無極之慈廣說大法。佛告諸比丘
汝等寧聞梵志今所宣揚口所說乎。比丘對
曰唯然。世尊以見已聞佛言。今此梵志與諸
眷屬皆獲大利。如是具足。吾於異世令此梵

志得獲廣普。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波羅柰城
有一尊者名曰所守。是梵志種也。黠慧聰明
識解義理。卒對之辭口言柔美。為王所敬。常
可王心。其國多有蒲萄酒漿飲食之具。王及
人民飲食快樂。彼時梵志作異伎術。多所娛
樂。令王欣愕。王大歡喜。多所賜遺。悉其所欲。

梵志白王我嘗歸家自問其婦欲何志求王
即可之梵志便還到家問婦我異異術令王
歡喜許我所願汝何所求以誠告我為卿致
來婦問梵志君何所願其夫荅曰我願一縣
其婦荅曰用縣邑求我願得百種瓔珞傳飾
臂釧步搖之屬種種衣服婢奴乳酪醍醐飲
食於時梵志復問其子汝何所求其子荅曰
我之所願不用步行得乘車馬與王太子大
臣俱遊於時梵志復問其女欲何志願其女
對曰我所求者欲得珠寶以自嚴身上妙被
服千女中央而獨殊好用餘異願乎於時梵
志又問奴婢欲何志求奴言欲得車馬田

耕具婢曰欲得碓磨粟磴麵以食四大人
不得食則不悅喜無以自安於時梵志還詣
王所具足為王本末說此妻子奴婢所可求
也復以偈重歌曰

大王願聽之
所願各各異
我家心不同

婦索百瓔珞
男求車馬乘
女願珠寶飾

吾前畜奴婢
求佃及碓磨

於時王以偈荅曰

隨汝之所欲
則與不違心
應時使梵志

皆得歡喜悅
其王皆以賜
各各如志願

如意得具足
歡喜無一恨

佛告比丘欲知余時國王者則吾身是余時

梵志則今梵志身是其妻者今梵志妻是子
則子女則女奴則奴婢則婢是佛說如是莫
不歡喜

佛說君臣經第四十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
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時諸比丘心自興念承
佛威神諸天感之得未曾有於是世尊常以
慈愍調達而反害意向於如來佛以大哀弘
意得之或復比丘而說此言往者世尊豈不
察知調達凶惡心懷諂害而捨除其頭髮或
有比丘各各議言佛以預知調達凶惡心懷
危諂或有議言誰今調達除頭鬚髮并沙門

佛遙聞之諸比丘衆共議此事便到其所告
諸比丘調達凶惡不可稱量舉要言之言不
可竟佛言如是如是其比丘調達者常以害
心向於如來未曾和悅吾以慈心而降伏之昔
者過去久遠世時已來難量從余以來佛久
知之調達凶惡心懷危諂吾以慈心而降伏
之續知如此故爲沙門欲令建立攝取善德
以是爲本由因出家緣得救護欲計調達不
但今世求吾之便而懷害心吾常至真心知
普而降伏之及往去久遠世時不可勝計波
羅柰城有國王号曰大猶以法治國不枉万
民王有大臣名密善財智慧聰明無所不通

名德超異與世不同其性吉祥殊妙和雅安
隱無患常懷慈心多所愍哀志懷柔潤其王
無愍釋子衷心志不懷慈常伺人過欲得其
便心懷凶惡無一快於時彼王與密善財大
臣俱大猶王告大臣人何所食說何所言多
所安獲不致危害而得長益應時以偈而歌

頌曰

食言少獲多

不忍得長大

忍辱致損過

密善財云何

密善財大臣以偈報王曰

大王是瞋種

恚恨心所爲

無害無瞋怒

則在本所行

王復以偈問曰一

以何得安寐

何行無憂患

以何至一法

密行致善財

賢聖何所歎

至滅能不憂

誰能保此事

除愁令無患

大臣以偈答曰

棄瞋得安寐

除恚無憂患

怒者毒之本

大五當知此

聖賢之所歎

緣此無憂患

以此義答王

嗟歎忍辱行

毀些千瞋恨

以此義答之

分別令降伏

不推得其便

凶惡不能加

立之平等德

佛告比丘眾欲知尔時國王大猶則調達是

大臣密善財者則我身是以得佛道具演本

末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拘薩國烏王經第四十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時世尊明旦著
衣持鉢入城分衛國王波斯匿有四大臣拜
爲四將合四部兵欲伐他方小國於時四臣
遙見世尊與衆僧俱即詣佛所稽首足下退
任一面世尊問之諸仁者等欲何所湊諸臣
對曰王波斯匿遣臣等行舉四部兵欲詣他
國攻伐小國唯然世尊我等之身爲此國王
多所興立及餘衆勞常畏危命今當遠行行
當戰鬪有所攻伐如是發行世尊讚曰善哉

善哉諸賢難及所作難及是爲報恩而有友
復設行少所作不失汝等之身受王俸祿
所作當然此事佳善爲慎儀像則成正仕報
大神恩則有反覆諸賢聽之不但今世爲此
國王有所興立成就功效所作難及昔者過
去久遠世時沙竭之國大有諸鳥衆而來集
會止頓其國彼有鳥王名曰甘蔗主八萬鳥
在中獨尊鳥王有婦名曰舊黎左於時懷軀
有阻惡食心念如是欲得鹿王肉食至誠白
王欲得此食於今我身小發此念欲得善柔
鹿王肉食乃活不尔者死沙竭國王欲得善
柔鹿王肉而食噉之獵者亦慕而行求之捕

求之將來於時烏王聞其音聲合會烏衆汝
等當行沙竭國王有大善鹿王形貌名須具
夜欲得其肉彼時四烏應募吾等堪任取善
柔肉用國王故不惜身命當辦此事無令餘
烏逐我後行於時四烏數數往至大衆會所
各自議言以何方便而得取之彼時其人國
王使者往告太子說烏數來則遣守護所遊
至處不得如願然後復遣大烏之衆求願具之
肉今現在此便遊隨彼即時取肉舉之而去
時國王子見大烏衆恐懼馳走還白國王具
說本末國王問之烏所從來乃至於此太子
白曰我見四烏色像若斯數數來至於彼鹿

苑吾亦數往然後四鳥來到時沙竭王即勅
外人令捕鳥師致鷹將來四鳥見之畏在危
命故往取來即時受教轉遣鳥師應往以若
千變觀其所趣造立便張羅捕鳥輒以獲之
生上國王於沙竭國王問其四鳥而呵罵之
汝等何故數來至此犯吾境界四鳥荅曰唯

然天王非我所樂不願至此又有王名曰安
任與八万鳥俱以爲眷屬之尊師其婦舊黎
居懷妊受胎發此阻極而以惡食欲得食噉
須具善柔鹿肉彼王遣來受其君教不惜身
命自投沉歿而奉謹敬非吾所願時國王聞
得未曾有愕然恠之彼自食心莫作此食自

受玉教作此方計不惜身命為其王投棄軀
命今之所為誠非所及於世希有欲求俗人
有此反覆受君父教尚不可得況鳥獸乎奉
宣其命難及難及實未曾有於是諸鳥為王
說偈言

唯願大國王

我止沙竭國

我等王安住

與八万眾俱

婦名舊黎屋

欲思善柔肉

是大王鹿苑

具足為王食

於是國王心

自念言此事

難得為未曾

有於時國王

我等國王使

奉命來至此

受君之敬命

不敢自至此

告諸鳥曰赦汝罪過在汝所湊常得解脫勿

有拘制

佛告諸臣欲知尔時四烏身不今汝等四臣
則是安住國王今波斯匿王是也今者國王
諸侯兵臣吏卿等所將八万烏是尔時得脫
不見危害今亦如是佛說如是四臣兵吏及
比丘僧莫不歡喜

佛說蜜具經第四十八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給孤獨園與大比
丘俱尔時梵志迷惑異道術不信佛法欲亂
佛教行於城中遙見佛來惡不欲覩竊入他
舍得無世尊瞿曇見我於時大聖愍傷憐之
尋到其所住於目前欲得避去永不能得又

欲馳走不能自致來詣佛所彼時世尊爲說
經法尋時歡喜善心生焉輒歸命佛及法衆
僧奉受戒禁遶佛三帀稽首而退還歸其家即
取應器盛滿中蜜兩手擎之來詣佛所而欲
奉上佛告諸比丘取是鉢蜜而布與衆僧時
一鉢蜜佛及衆僧皆得滿足鉢滿如故即復
授佛佛告梵志汝取是蜜投著大水無量之
流梵志又問何故佛言具足水中虫螺鼃鼉
魚鼈悉蒙其味梵志受教即投水中還至佛
所或驚或疑踊躍悲喜於時世尊尋以欣笑
五色光從口出上至梵天普照五道靡不周
遍還遶身三帀授菩薩訣光從頂入授緣覺

決光從口入授聲聞決光從臂行入說五天
福光從齋入說受人身光從膝入說地獄餓
鬼畜生光從足入於時阿難從坐起整衣服
右膝著地長跪叉手而白佛言佛不妄笑笑
會有意佛告阿難汝見梵志以蜜奉佛布比
丘僧餘蜜投水對曰唯然今此梵志然後來
出世歷二十劫不墮惡趣過二十劫當得緣覺
名曰蜜具諸比丘對曰唯然世尊我等悉見
於此梵志以一鉢蜜多所饒益而得緣覺佛
告比丘於是梵志非但今世以一鉢蜜多所
饒益前世宿命亦復如是乃往過世不可稱
計有一婆羅門往入閑居寂寞之處見有神

仙多所博愛或有人說今此仙人往古難及
當任啓受有人報言用爲見此養身滿腹之
種余時有仙人得五神通見心所念即於樹
下閑居之處踊在空中任其人前其人見之
歡喜踊躍善心生矣即還其家盛滿鉢蜜而
奉授之時仙人受飛在虛空緣是施德後作

國王名曰蜜具以政法治國治國積年壽終
之後得生天上佛告比丘欲知余時五通仙
人則我身是余時梵志今梵志是余時施蜜
受天人福緣是今世亦復施佛後致緣覺於
是賢者阿難以偈讚佛

至尊多哀憐

自然至誠度

爲諸天人世

懷衆獄繫者

故爲諸天世間尊

以歡悅心多所勸

勝今無利皆得利

恭肅慇懃造少蔭

尔時世尊讚賢者阿難曰善哉善哉審如所

云復次阿難造若干行乃成所立佛教救一切

如母念子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雜讚經第四十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俱尔時有一比丘及子捨家爲道喜詣

家家與諸白衣雜錯麁獷行不純一母數訶

於法自在雨法教

出家上天無數千

其有悅心歸命佛

臨命壽終見趣安

之勿得尔也行有節限若有法會講經說義
乃可行耳無得校進爲俗間事父亦呵之亦
不肯受父母之法教在於人間家居造亂但
與惡人不成就子共相追隨遇諸兇人共搥
捶之加得手拳今欲投火中久乃置耳叫呼
得脫捨去諸比丘聞而往救之得還歸家諸
比丘衆而往白佛說其本末佛告比丘此人
不但今世不隨家居教迷惑其行乃往過去
久遠世時有諸烏櫟賓近家居人數喜探欲
捕取之烏妻謂烏無得近人家作櫟莫信於
人得無取卿加之苦毒其烏聞之雖欲捨去
心懷戀戀不能避去衆人數數共觸燒之故

不捨去衆人捕得盡滅其毛羽荆棘擊頸
時霖雨泥溺叵行又不能飛徐徐自伸歸到
其櫟妻時以偈歌頌問曰

誰皆滅毛羽

今天復降雨

被荆棘爲鎧

而立戶何謂

烏以偈荅婦曰

我身吉祥有所緣
汝促開戶無違我
其婦以偈荅曰

我如所念如所造
今遭廼危如得華
我之所頌亦可受

於今天時大霖雨
且持食來活我命

卿所讒晰夕所貪
後方當更獲其實
具足成酪致醍醐

值此懃苦衆腦已

當詣屏猥處閉居

去彼不遠有一神仙梵志道人遙聞其聲而

歌頌曰

不覩惡罪果

緣是遭苦患

以故莫作罪

將無受大惱

佛告諸比丘欲知尔時烏妻不平今此比丘

是也其烏夫出家子為沙門被打滅者是也

尔時仙人則吾是也昔日相遇今世相值佛

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草驢馳經第五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俱尔時有一比丘新學遠來客至此國

諸比丘欲求猗籌今觀於子行不具足舉動
不詳將無於此造損耗業今時新學不得猗
籌復詣餘處求索猗籌彼諸比丘不問本末
速授猗籌前比丘聞即往問言卿何以故不
問本末更與猗籌比丘荅曰吾授猗籌有固
不妄當奉事我供養以時有新比丘安詳雅

步舉動不暴入出進退不失儀法類如佳人
不以凶惡主比丘獨在不出新學比丘復取
衣鉢取主比丘搗捶榜笞就地縛束搏繫其
口將無所喚人聞其聲即於其夜馳迸行走
天欲向曉諸比丘衆適聞其聲皆來趣之解
其繫縛則問其意時彼比丘本末爲說諸比

丘當共分布行求索之使我還得衣鉢諸比丘
答曰吾等語卿莫得妄信勿與猗籌將無
見枉自在放恣不用吾語所可作者今可自
省時諸比丘具啓世尊佛言諸比丘此比丘
者不但今世爲是凶人所見侵枉不知本末
而妄信也而在相遇輒爲所侵乃往過去有
梵志名草驢馳載瓦器有持門戶行於道路
遙見一奴住於道傍遙覩梵志稍來近之心
欲劫奪與之相見梵志信之此人見我來奉
事我有所施與來親附我彼時梵志以偈頌曰
汝處於四衢 顏貌有反覆 人未知本末
不選擇觀察 其道入覩此 淨修行最法

無有衆姤惡。當施供事我。

尔時餘梵志道共侶行皆共謂言莫信此人將無欺卿。搗奪財物以偈頌曰

梵志無得趣見人

於四衢路莫妄信

搖動其耳面無理

定將搗卿奪卿物

彼時梵志不信伴語反信賤奴未有所益佐助供養於時彼奴向於夜半人見斷絕即奔走前搗捶梵志破傷脚膝眼眩躄地奪其財物草驢馳梵志亡失所有又復破其膝躄地啼泣由如小兒稱怨呼嗟時有一天名淨修梵行以偈頌曰

其求財於利

而行於愍哀

隴淚而自用

不從尊師教

皆當得是惡

如彼梵志

從遇不慎路

獲罪如梵志

佛告諸比丘。尔時梵志草驢馳者。今此比丘授新學。比丘猗籌者。是鬚鉗惡奴。新比丘心懷惡。依猗籌緣。是劫盜者。是也。彼時諸異梵志。今諸比丘難被比丘者。是也。尔時淨修梵行天者。吾是尔時相遇。今亦相值。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孔雀經第五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諸比丘悉共集會。皆共嗟歎。心念世尊。得未曾有一父興世。

曰如來至真等正覺毀壞一切諸外異。字勿
然幽冥無復光曜未有佛時致妙供養衣被
飲食床卧之具莫不恭事自歸之者佛現世
間是等之類言誨不行佛以道耳遙聽比丘
所共講議即到其所問諸比丘向者何論諸
比丘具足自啓說我等集會平等正覺適興
于世諸外異學便沒不現忽然幽冥無復光
曜佛告諸比丘吾未興世外學熾盛如無日月
燭火爲明日月適出燭光無明今佛興世異
學皆沒無復威曜獨佛慧明無所不照不但
今世有殊異行也前世亦然未曾有法乃往過
去久遠世時有一國大在于北方邊地之土号

曰智幻智幻土人賈持烏來至彼遮梨國

土國界無有此烏亦無異類竒妙之禽時彼國人見持烏來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供養奉事飲食菓菰日日月月而消息之遠方之烏而覺見之皆來集會不可稱數一國普共供養奉事尊敬無量於彼異時有一賈人復從

他國賈三孔雀來時衆又見微妙殊好羽翼殊桀行步如雅所未曾有衆人共覩聽其音聲心懷踊躍又加於前千億万倍皆棄捨烏不復供事烏無威曜忽然無色如日之出燭火不現永無復心在諸烏許普悉愛敬於皮孔雀視之無厭前所敬養諸烏之具皆以

養孔雀之形尊敬自歸諸鳥皆沒不知
於時有天即歎頌曰

未見日光時 燭火獨為明 諸鳥本見事

水飲及菓蔬 由音聲具足 日出上樹間

諸鳥所見供 於今悉永無 當觀此殊勝

無尊卑見事 尊上適興現 卑賤無敬事

於是賢者阿難緣世尊教心懷踊躍以頌讚曰

如佛不興出 導師不現世 外沙門梵志

皆普得供養 今佛具足音 明白講說法

諸外異學類 永失諸供養

佛告諸比丘欲知今時孔雀者我身是也鳥

者諸外異學也天者阿難也於時在世雖

經法未除三毒生老病死不能究竟除塵勞
垢淨修梵行於今如來興于世間如來至真
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天人師無上
士道法御号佛世尊於今說法具足究竟淨
修梵行離諸塵垢除婬怒癡生老病死獨步
三界而無所畏降伏諸邪衆外異學莫不歸
伏一切蒙度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仙人撥劫經第五十二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
千二百五十人俱尔時錦盡手長者至舍利弗
所諷誦經還歸其家獸所居處下其鬚髮而
爲沙門未得羅漢一切所造皆已備足時諸

比丘往見世尊。今我等察錦盡手。啓首面見。聞
說法律。尋時出家。而爲沙門。博聞多智。講若
于法。言談雅麗。詳緒無獷。興起禪思。故復還
家。世尊如是隨其所應。未得羅漢。無根無著
法。以未成就。覩見生死周旋。迴轉不得。解脫
如佛所教。如來至真等正覺。所獲安隱。佛告
諸比丘。何足爲怪。吾成無上正真道。爲最正
覺。錦盡手爲舍利弗。雖見教化。度於四患。吾
於異世。以凡夫身。廣說經法。度諸勤苦。乃爲
殊特。往昔過去久遠。世時有一仙人。名曰撥劫
得五神通。時爲國王所見。奉事愛敬。無量神
足。飛行往反。王宮彼時國王。供養仙人。一切

施安坐在王邊。日日如是。王奉仙人希變而
行。手自斟酌百種飲食。積有年歲。供養無限。
於時彼王有小緣務。王有一女。端正殊好。於
世希有。王甚敬重。重之無量。女未出門。王告
女曰。汝見吾不供養仙人奉事。慙不敢失
意。女則白曰。唯然。以見王告之曰。今吾有事。
當遠遊行。汝供養之。亦當如我。奉莫失意時。
彼仙人從空中飛下。至王宮內。王女見來。以
手擎之。坐著座上。適以手擎觸體柔軟。即起。
欲意適起。欲心愛欲興盛。尋失神足。故不能
飛行。思惟經行。欲復神足。故不能獲。時彼仙
人見國王女貪欲意起。不能從志。步行出宮。

如是所為其音暢溢莫不聞知時無央數人
皆來集會王行事畢還入其宮聞于仙人失
于無欲墮恩愛中失神足故不能飛行王時
夜至其宮獨竊自行往見仙人稽首足下以
偈頌曰

吾聞大梵志

卒暴皆貪欲

為從何所教

何因習色欲

時撥劫仙人以偈答王曰

吾實亦大王

如聖之所聞

已墮於邪徑

以王遠吾教

王以偈問曰

不審慧所在

及善惡所念

假使發欲心

不能復本淨

時撥劫仙人復以偈答王曰

愛慾失義利一姪心鬱然熾

今日聞王語

便當捨愛慾

於時國王教告仙人仙人羞慙剋心自責宿
夜精懃不久即還復神通佛告諸比丘亦時
仙人撥劫今舍利弗是國王者吾身是佛說
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清信士阿夷扇持父子經第五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有一清信士有子聰

明智慧辯才在在所興無所不博能自堅立

而無慙怠明了殊絕又曉家業買賣之利多
獲財寶供養父母佛威神護諸天宿衛無央
數人所共愛敬不可父意不愛念之常憎慝
見驅使出舍數加捶杖不能復堪馳至他國
在於異土賈作治生方便計校興造時節不
失不廢所業多積財寶清信士聞多積財寶
遙遣人呼使來歸子不肯還清信士復遣人
行設使不來遣財物來慇懃諫曉都不肯遣
其子報曰父困苦我不可復計至使今我不
能受心所遣遺也復難自往時清信士對比
丘衆自訟說意其子有病不順父母諸比丘
具以啓佛世尊告曰此清信士不但令世與

不和前世亦然福德殊異有所造行無所
違失不可其心比丘且觀於此其子智慧殊
特德不可量不可其心不欲聞其聲復欲思
得佛告諸比丘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人
名曰阿夷扇持爲獼猴師教於獼猴舉動法
則伎術戲笑多所悅豫於衆人民以此伎術
無央數人悉共愛敬遠近皆來觀其伎術蒙
是之恩多獲財利其阿夷扇持前後獼猴大
得衆物搥捶搏蹋其人異日將彼獼猴入於
城中縛於柱者搥捶毒痛毀辱折伏於時獼
猴竊得嘿出馳走入山閑居獨處近附仙人
依之止頓採取菓蔬供養仙人復自食之阿

夷扇持聞之走在某處空閑山中而遣人使呼
之來還獼猴不肯遙報之曰吾今續念前困
毒我衆患難量前時我父橫無過罪而見加
毒毀辱叵言今故馳走來入山中阿夷扇持
便自往謂獼猴言來歸還家嘿聲不肯仙人
報曰亦可原置荅仙人曰吾置之耳仙人報
曰敢可強致小勸喻之然後持行假使強欲
致之儻不能也其人荅曰假使方便欲致之
去不肯往者吾當作計即時以偈而歌頌曰
卿賢柔善子 譬如鹿就蔭 便從樹枝下
得無飢渴死
尔時獼猴以偈荅曰

不仁和生我。我自知志性。從何所覩聞。
獼猴爲柔賢。我到諸方面。未有中間念。
假使有邪長。終不能制意。吾今續念之。
君阿夷扇持。將我入城中。縛柱加毒痛。
於今不忘之。搗捶我苦毒。我已得自在。
不能就吾困。

佛告諸比丘。欲知尔時阿夷扇持子。今清信
士子是也。清信士則父也。其仙人者。我身是
也。如是具足當分別說。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夫婦經第五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與大
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有清信士。其婦端正。

面貌殊好威光巍巍威德無倫聰明智慧言
語辯才多所悅豫衆人所敬於時夫誓不敬
重之憎惡不歡不欲見之反更敬愛不急老
嫗僕使爲妾而敬重之其婦見誓心異不和
志在下使便謂其夫假使卿心不相喜者儻
當見聽出家爲道作比丘尼數數如是誓便
聽之即便出家爲比丘尼晝夜精進行道未
久證得羅漢然於後時其清信士所敬女人
歸非常沒時清信士便行求索得前時所妻
爲比丘尼呼之歸家比丘尼不肯隨之吾已
出家則爲他人更生異世罪福不同時比丘
尼聞往白世尊說其本末佛告諸比丘是清

信士前世毀辱此有德之人不但今世又此
女人生生有德有殊特之志此人常壞亂之
今比丘尼已入三大路復欲毀之不得從願
佛告比丘乃古無數世時有一梵志婦名蓮
華端正殊好面類殊妙色像第一於世希有
名德難及其梵志有一婦婢使而親近之慎
敬於婢不肯恭敬蓮華之妻不喜見之反用
婢語將婦出舍至于山間上優曇鉢樹採諸
熟果而取食之棄諸生果而用與婦其婦問
曰君何故獨噉熟果生者棄下而持相與其
夫荅曰欲得熟者何不上樹而自取之其婦
荅曰卿不與我我不能得當從天命婦即上樹

夫見婦上樹尋時下樹以諸荆棘遮樹四面
欲使不下置在樹上捨之而去欲令使死於
時國王與諸大臣共行遊獵過彼樹下見其
女人端正殊好顏貌殊異世所希有即問女
人卿何爲人爲所從來其婦本末爲彼國王
說所戀國王見女人女相具足無有衆瑕心
自念言其彼梵志愚駘無智非是丈夫而不
敬喜于此女人除棘載去至其宮內立爲王
后其后智慧辯才難及乎用擣菹及以六博
書疏通利遠近女人來共博戲王后輒勝無
能當者於時梵志遙聞彼王有后端正工於
博戲其有來者王后得勝無不歸伏莫能勝

心自念言且是我前婦非是異人其我前婦
博戲第一又彼梵志亦工博戲欲詣王現其
伎術時王后聞一梵志形像如此及其顏貌
長短好醜即心念言是我前夫於時梵志詣
王宮門王即現之遙試博戲侍人名齒於時
梵志以偈頌曰

髮好長八尺

其白若如畫

柔軟上第一

當念熟菓菰

於是王后以偈答曰

往時婢自在

其志好其所

敬重為第一

劫取為第一

時梵志復以偈答王后曰

詣閑居龍處

龍象常所遊

於彼相娛樂

當念熟菓蔬

王后以偈答梵志曰

獨自噉熟菓

生者棄與我

是吾宿因緣

梵志所劫取

於時梵志心中懷恨即自剋責悔無所及佛

告諸比丘。爾時梵志。今清信士。是其婦者。今婦是彼國王者。吾身是。爾時起亂。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譬喻經第五十五

過去無數劫時。有獨女賣麻油膏。為業時。有比丘日日於。是母許取麻油膏。為佛燃燈。積

有年數佛後授比丘。汝後當作佛。諸天國王人民悉往賀。比丘言我受恩。獨母聞比丘授決。便到佛所。白言此比丘燃麻油膏者。我所有願。佛復授我決。佛言此比丘作佛時。汝當從其授決。佛告舍利弗。是時比丘者。提耆竭佛。是時獨母。我身是也。

昔維耶離國有一長者。聞佛來化。即詣佛所。稽首禮足。白佛言。意欲請佛。一時三月。佛嘿可之。即攝衣持鉢。就長者家。餘人請者不能復得。皆興恚意。害長者。便剋日舉兵圍舍。數重。長者怖懼。至心於佛。無復他想。佛爲說法。若干要語。長者及眷屬皆逮不起。法忍佛。

從坐起出解外人說恚害之苦報嘆
福若干要言衆人意解八万四千發無上
真道意諸比丘白佛今此大會見佛意解爲
是遭時也爲宿有因緣乎佛言今此衆會一
時度者皆宿與佛有因緣故比丘白言願佛
本末說之聞者增益功德佛言昔有一國居
近大海時主名薩和達以慈治國視民如子
國有大灾三年不雨人民飢餓王召梵志道
士問當雨不占者荅曰滿十年乃有雨耳王
聞是語恐人民死盡愁憂不樂當作何計以
濟國人乎復念曰惟當身施以救衆生耳便
齋戒清淨叉手向十方曰以我前後所作

行若有福報者願生海中作大身魚以廣
養衆便閉口不食七日命終得生爲魚身長
四千里具識宿命便墮海岸上正像黑山民
人見山怪那得是山皆往視之乃知大魚舉國
皆往乃解取食得免飢困國遂還復豐熟如
故告諸比丘爾時魚者我身是也爾時食我
肉者今維耶離國人是如來往者以肉活衆
生一卅中耳今以道慧救護識神還復本無
長離三界衆苦永滅矣菩薩懃苦具足三施
何謂三施外施內施大施是爲三施衣食珍
寶國土妻子是爲外施肢體骨肉頭目髓腦
是爲內施四等六度四諦非常十二

為衆生說是為大施。求道之法三施具足。
疾得佛。佛說是時無數衆生皆發無上正真
道意。

首達者年尊教化五十人。惟先年少其智深。
遠行諸國土教化六万人。展轉與首達共會。
首達弟子見惟先智慧勇猛。悉欲往崇之首。
達謂諸學者惟先年幼。其慧薄少。惟先竊聞
其言菩薩法者。當相供養。行諸國土。視若見
佛。今我無護而起同法之意。惟先其夜嘿然
而去。其國土所以者。何欲令學者供養首達。
首達者用誹謗。唯先故墮摩呵泥黎六十劫。
既出得為人。無舌六十劫。所以者何。不制。

口意故而失菩薩法罪盡已後逮前功德
致得佛号字釋迦文佛告諸學者其首達者
則吾身是惟先者今現阿弥陀佛是其坐中
一切皆悉言其失小耳得其罪大佛告諸會
者身口意不可不護其有信者奉行而得道
所作過惡能自覺改悔首其過可得微輕昔

無數劫時有一人大興布施供養外道梵志
無數千人數年之中諸梵志法知經多者得
為上座中有梵志年耆多智會中第一時儒
僮菩薩亦在山中學諸經術無所不博時來
就會坐其下頭次問所知展轉不如乃至上
座問長老梵志所知亦不如儒僮十二年向

已欲滿知經多者當以九種物以用施之九種物者金馬銀鞍勒及端正女金條盥及金澡槃金銀牀席皆絕妙好如是之比有九種物長老梵志便自思惟吾十二年中無係我者而此年少欸乃勝吾人可羞耻物不足言失名不易便語儒僮所施九物盡當相與卿小下我使吾在上儒僮荅曰吾自以理不強在上若我知劣我自在下無所恨也梵志懊惱避坐與之七寶交飾極為精妙長老梵志因問儒僮卿之學問何所求索荅言吾求阿惟三佛度脫万姓長老梵志心毒恚生內誓願言吾當世世壞子之心今不得成若故作

佛亦亂之不宜復念言善惡殊塗恐不
唯當大修德尔乃相遇耳便行六度無極兼
修諸善恒無廢捨之意於是別去施生九物
與諸梵志使各分之已各減一銀錢追與儒
僮不受九物使吾之等普分得之儒僮受已
各自別去菩薩道成調達恒與菩薩相隨俱
生俱死共為兄弟恒壞菩薩尔時長老梵志
調達是也儒僮者釋迦文佛是以本誓故恒
不相離是其本末也
師言學當有善知識昔有驢一疋其主恒令
與馬相隨飲食行來常與馬俱馬行百里亦
行百里馬行千里亦行千里衣毛嗚呼與馬

相似後時與驢相隨飲食行來與驢共行
行百里亦行百里驢行千里亦行千里毛衣
頭軀悉為似驢嗚呼唉痴純為是驢遂至老
死不復作馬學者亦如是隨善知識則日精
進精進者得道駛隨惡知識則日懈怠懈怠
者是為長沒也

昔者外國婆羅門事天作寺舍好作天像已
金作頭時有盜賊登天像挽取其頭都不動
便稱南無佛便得頭去明日婆羅門失天頭
天頭若去眾人聚會天神失頭是為無有神
神著一婆羅門賊人取我頭不能得便稱南
無佛諸天皆驚動是故得我頭諸婆羅門

天不如佛皆去事佛不復事天賊稱南無佛
得天頭去何況賢者稱南無佛十方尊神不
敢當但精進勿得懈怠

昔有沙門晝夜誦經有狗伏牀下一心聽經
不復念食如是積年命盡得人形生舍衛國
中作女久長大見沙門分衛便走自持飯與
歡喜如是後便追沙門去作比丘屋精進得
應真道也

昔有國王於城外大作妓樂國中人民皆共
觀之城中有一家其父有疾不能行步家室
共扶將令彊行出城便止樹下不能自致語家
中言汝行觀來還乃將我歸時天帝釋作一

道人過其邊便呼病人汝隨我去我能令汝
病愈人間大喜便起隨去釋遂將上天至天
帝宮見金珍寶非世所有意中生念欲從求
乞有人語言可從求瓶病人便前詢釋言我
欲去願乞此瓶釋便與之語之言此中有物
在汝所願病人即時持歸室家相對共探之輒

得心中所欲金銀珍寶恣意皆得因大會宗
親諸家內外共相娛樂醉飽已後因取瓶跳
之我受汝恩令我富饒跳踉不止便墮地破
之所求不能復得佛之經戒譬如寶瓶初聞
精進所願必得後小懈慢忘經失戒譬如瓶
破無所復得也

法家婦女著金銀珠環有四事上生天上
者著金銀珠環若有明經者聞經歡喜脫持
布施是一福得生天上二者若見遠方沙門
興起塔寺歡喜脫金銀布施勸助是二福得
生天三者若貧窮困厄人聞佛說布施第一
行便解布施三福得生天四者得病疾臨命
終時脫持布施救助我命目自見施是人命
盡歡喜不懼得上生天是以法家婦女有四
事行著金銀寶環得上於天

生經卷第五

定

山崗下音剛 澹泊上音淡 斟酌上音酌 耕友反 埋槍

上音作卑 蒲陶 上音薄 桃 欣愕 上音許 斤 反

遺 醉 反 傳 飾 賤 上音 步 挫 上音 春 粟 上音 礎 反 吾 對

醍 醐 上音 啼 確 磨 下音 對 容 反 詩 礎 反 吾 對

俸 祿 上音 房 龜 龜 元 二字音 手 拳 下音 正 作 拳 烏

櫟 交 反 助 觸 嬰 下音 奴 荆 棘 上音 京 下音 霖 雨 上音

亘 反 可 伸 字 鎡 反 苦 亥 讒 晰 下音 竹 八 反 屏 猥

上音 餅 下音 猗 籌 上音 於 離 反 音 榜 笞 上音 度 反

下音 眩 下音 躄 地 上音 毗 隴 悞 下音 零 帝 反 焯 照 同

一 價 下音 正 作 桀 渠 列 鬣 鉗 下音 巨 兼 反 無 曠

下音 俱 憎 慝 故 反 一 老 嫗 句 反 紆 愚 駮 下音 語 擣 菹

上音 居 反 愁 竭 和 上音 怖 據 去 反 其 突 肉 下音 同 燥

與 下音 貫 早 係 計 欵 反 許 勿 唉 痾 正音 哀 下音 駛

